金粟齋先生文集

公[illegible]齋先生文集卷之三目録

説

金栗齋先生文集卷三目錄終

金粟齋先生文集卷之三

松林說頌林塘范封君

夫松天下之巨植也有參天之標有傲歲寒之姿有貫四時而柯葉不變之操有無不爾或承之氣有轟舞風霆弦宮商之韻其性挺而直其質堅實而不蠹其文雲湧波縐蕩漾不可狀暨其成材則棟明堂楹廊廟百植讓良焉然是松也生而孤特則風雷摧撓之獨嘗而無以遂其生或寄根於窮谷巖巒之間則雖非孤特而肥磽土石所值不齊生理不得以盡遂

惟夫連而成林即其託生既均而其引類又廣枝榦相逼不操而自直陰翳交加不灌而自滋合抱連尋之材皆由是出而松於是乎爲貴耳林塘范公鉶汝承號松林翁仲嗣令比部君嘗以書伴鄉先達汪司馬所爲公傳友人六水陳子所爲墓志爲一函委門人陳子子心謁予爲之說予與公未素而傳志述公事甚詳覽傳志已足以悉公爲人公之號松林也要於松有契焉而非漫焉爲也公名家子而又飭厲於爲人覩其内而孝愛誠慤有松之質外而治躬教家

交驩諸賢士大夫有松之文又其人直而有爲豪而能執嘗以里正正縣大夫之法而傳奸人於辟有松之性然則公固人中之松也凡物之相契多出其情之相有知有水之情故契水仁有山之情故契山公有松之質之性之文則其視松也猶其人也翕然而無違莅然其同歸蓋有不締而自合者此公之所以號松林也惜其養晦山林而無以收棟明堂桂廊廟之績若有歉然者然比部方以甲科試劇曹賢聲籍籍綽有宰輔之望則其所以作棟作楹者固自有在

然則公雖託號於林之松而其種則固遠分於徂徠而倚雲以栽天下所具瞻安得復以苞莽中物視之乎固爲之辭以寃其義且以爲比部異日之徵云

松崖說壽上海潘侔府七袠

植物之在天下受性於天而託質於土性欲貞而質欲厚在理則然然而有不盡然者松植物之貞者也夫使其產於豐林廣野之中培之者厚蔭之者容扶之者直及夫日之既至非不巍然高大挺立於群芳之表然而危於掄採者不知其幾矣方其初也盈把

圖栈狙猴者睨之其既也盈圍圖樿榜者睨之其李也盈抱或一抱再抱圖筵楹梁棟爲廟廊計者睨之挾斧斤懷繩度環視于其下者日相尋焉求其屹然得盡生理者百不能一二前日之貞果足恃哉不惟其貞不足恃爲松謀者方自憾其初未得分櫟社之種而貞之爲累也惟夫崖上之松引根於溜石之罅而側身於嵌嶔巖广之阻下無壤沃之滋而上多風霆霜雪撼剥之患鐵榦霜枝堅瘦若石又其處峻而且顛飛鳥之所不敢度而猨狖之屬駭于躋攀即有

徂徠之姿其孰能卽之松之質本以世計而崖上之
松害旣不及而其性日益貞此其年當與大椿論春
秋而豈凡卉所能比倫哉上海潘翁　號松崖明
年正月一日壽七袠族子子龍輩治生于其餘舍蒙
翁蔭甚廣謁予言爲壽龍之兄諸生子雲今年嘗拜
翁之門歸爲予道翁素履甚悉且云翁乃大　致
仕笠江公之弟刑部　公光祿寺監正
公之兄知黃州府　副憲　二公之
仲父國子生雲城　二公之父翁亦嘗以貢舉

浙之温州不踰月掛冠今在林下者十年然則翁之松生於豐林廣野之中而移根於崖者也詩曰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古之頌壽者首言松欲頌翁者惡用他求遂說翁之號以貽之

白野說壽　靖江府教授汪君七袠

白嶽山郎今齊雲山山脊脇皆磐石相撐持高數千仞中有玄武神宮世傳神所手扞故其靈顯於東南直抵海際南瀉一脉敷爲平野疊阡連陌皆膏腴靖江府教授汪君世家其麓君諱元湛字　別號

白野人曰白西方色於時爲秋秋之野草荒木寒君
何所美而取諸予曰不然人之號多會其意之所適
而非有所期雖然君之號予則有大期焉白野之白
即白岳之白白岳之靈既鍾於神而神靈則野之靈
豈無所鍾君兄弟三人皆以貢舉而君爲白眉此豈
吾邑所未有雖求之吾郡亦不易見豈獨吾郡即求
之畿省間亦不多見君之爲諸生也於予爲後進而
君之文鋒憚赫于丈所向無前予每與君遇恒倒戟
於三舍之外雖其終不能撥科第以大行其志然其

所不能者天也詩曰維岳降神生甫及申謂君非白野之申甫耶四時造化莫非生生白之色雖屬於西而與秋同事然實職成物之功春耕夏耨野之種生且長矣然必待秋而後其實芃芃然既堅而好又穎而栗可以穀士女可以養父母可以饗妣祖可以燕賓旅可以供輸委疆易之瓜大如斗沼沚之菰露如手霜葉紅於春葩寒英灑於秋江果辭於房棗剝於條橙黃橘綠四時之景孰有美於秋者君中年猶艱嗣既而靈芽競茁六枝附於一榦皎然玉挺森然林

立巋然山列可耕可讀可商惟君所使此正萬寶告成之秋農之有秋也且將醑酒醴息老物蜡飲若狂以樂其有不知君其何以樂此君以是月七日七袠初度厥倩予族孫某及程君某丐予說君之號以為壽予曰君之號有二徵其生也有自其繼也有人生有自則生為有用繼有人則盛為有傳天下之美孰大於此予請君張壽蜡以飲一國之人以觀其狂

石渠說　頌楊君甫七袠

板橋之山水風氣與吾休諸村落異兩山自

分脉而下若交虵然透迤縈遶依附而行左展則右隨此縮而彼就兩麓相距遠者僅三二百步而近則相拕圜轉蟠屈凡若干曲而曲曲有貫有面有來有東可以居民可以授田中瀉一渠廣不踰尋丈而依山遶廻爭如飛練渠底之石齒齒浮水面土人叢呼爲石渠居其間三四村皆楊氏而村皆饒衍足以貽燕出而仕未仕而庠膠者世有其人楊君甫者以石渠爲號觀君之號則知君愛此水而山者水之母愛此水則愛此山矣謂君非稟茲山茲水之秀而生者

與何其與茲山水契也予與其君家世有連稔聞君爲人性直而坦惟直故當言則言不當言則止是則行不是則止無世人突梯依違媕婀之態惟坦故其迹易明而言與行出入皆可諒君之生雖均稟茲山茲水之秀然得石之氣多而水以間之石燥而水潤石得水以滋則不泐其在石也非比音於金爭潤於玉者與其諸他山之錯豫二之介栢舟之轉非所論矣水懦而石確水得石以注則不汩其在水也非山下之出川上之逝者與其諸行之滌儆予之洚七八月

之集非所論矣雖其澤有所限而不得大沛於天下
然上泝於源而下窮於會蔓列於此渠之滸者孰不
濯之湘之泳之游之吸者各足其量挹而注者各充
其用哉人生天地間豈必盡有功於天下而後爲無
負但能隨分而致用則得矣渠之不能大有施者分
也非性也知此義始可與語君渠矣君以十月十四
日壽七十館甥諸生又靈予族子也請予說君之號
以爲頌君之號雖出於一時之適然予因是而得君
爲人又因是而并得君頌天保之言壽曰如川之方

至以莫不增渠之流方增而未已君之壽其有艾乎哉

梅郭說壽上溪口汪郡博七袠

吾休上溪口有梅郭山環山植梅如郭致政大郡博汪君階升之世家其麓因號梅郭而問梅之說于曰梅果物中第一品也得春之氣於春之先其性勁而能與巖霜虐雪爲敵得木之質於木之穉故其味酸而蘊甘頌於書詠於詩紀於春秋春秋舉其實詩舉其實之熟而標書舉其標實之作用王家三代以前

言梅者皆取其實自漢而晉乃有詠其香者曰寒香曰幽香一人倡之百人聚而和之而梅之香遂爲天下群芳之最由晉而唐又有詠其色者曰雪白月霜白一人倡之百人聚而和之而梅之色遂爲天下群芳之最流而至於廣平一賦則又并異其香與色直比之仙儔道侶幽士名姝飄然絕世而立有難以口舌狀者廣平鐵石心肝不可以後世騷客辭人逞文藻快人心目者目之也而沉溺於梅若此則其香與色信有異焉者矣然曰香之異足吾嗅焉耳矣曰色

之異快吾玩焉耳矣而何益於用惟夫實則有以調羹鼎爵上薦夫天地宗廟社稷以致孝享而後之味物者必經世之才始敢曰此調羹手也必宰輔之器始敢曰此鹽梅味也而宰輔以下不與焉其尊且貴也如是卽使無是香無是色而何損於梅故古之味梅者皆取其實而香與色不與焉今君之有取於梅也其取之實乎取之香與色乎取之實得矣若猶滯於香與色則亦漢晉以下人物而已吾不敢以漢晉以下人物望君也君其以爲何如君有鹽梅之質而

用之不盡留以遺後之人剥之上九曰碩果不食言其有復生之理吾觀君之子若孫皆能藴藉君之滋味而咀嚼之者卜以剥之數當必有如說者出以效君不盡之味於王家而梅郭與傅巖並傳不朽矣君以是年七月三日壽七十君姊甥耀予諸姪也請予言爲壽予曰是說也不徒壽君之年且以壽君之德與譽與君之子孫於無窮欲壽君者無踰此說遂書以畀之

雲臺山人說壽萬安黃聘君七袠

雲臺山在蜀之閬中高四百丈廣十之休寧萬安亦有雲臺山低而小里人黃君美中號雲臺山人取諸里之雲臺也而寄情於閬中君生而孱厶比長授道家內養法進之而徙因有志道術聞閬中雲臺多仙蹤又漢張道陵飛昇處嘗欲挾策遊雲臺不果今年

月　日七十初度厥倩予族孫洲陽壽乞予說

君號以爲壽予曰號有說乎雖然君之號宜有說予請言君之素君故業儒術嘗與予同學後因受講巾石呂公門遂厭科舉之習棄去夫棄科舉之習而從

道誠是如之何復有道術之好道術之去道遠矣蓋道術以外丹爲候外丹成而後馴至於飛昇吾道但以洗心爲內丹能洗心則淸明在躬志氣如神可以前知可以藏往可以佑神而其至也知天地之化育飛昇猶與天爲二曰以此而昇彼也知化育則與天通而天在我矣其所就之得失大小爲何如自古以丹昇者世傳有赤松王喬韓衆諸人今皆漠然黯然杳未有屹然獨存見於世者若吾道之丹成則愈遠而愈神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成此丹而南

面臯夔稷契伊傅周召成此丹而北面孔顏曾思孟授受此丹而化當時師後世之數聖人者至今凛凛猶有生氣臨之在上質之在旁是豈韓衆赤松諸人可同日語哉君欲求長生當求之吾道吾道之長生與天地爲終始必求之外丹則吾未見有外丹成而長生者也即有之亦不過弄小智以擭竊天地之機緘偷此生於生理之外是乃天地間之一蠹又何取於長生乎哉君今已七十由七十而八十九十以至百年皆君所自有甚無捐自有而歸德於道術由百

年而復有假焉則當與赤松輩爲朋徒棄妻子去親愛離其桑梓而結草於窮巖窈壑之中松栢以爲鄰狼狐以爲侶而後宜君欲之乎請質焉

混源說

源者泉所從出處而源有大小小者其流短必源大而後泉大泉大而後其流也不息始而爲溝既而爲渠又既而爲澗爲溪爲河爲江注而爲汪滙而爲澤瀦而爲湖爲蕩其極也底於海而後止語曰源泉混混疏謂混爲湧出蓋出而湧則大而沛然有至海之

勢其在天地也則一氣源也而其義具于易一陰一陽爲道繼爲善成爲性而盛德大業爲極其在人也則性源也而其義具于中庸自誠而明自明而誠而不顯篤恭爲極其在學也明明德源也而其說具于大學格致誠正脩而家齊國治天下平爲極葢天下之事有源有流有會未有無源而有流者未有源不大而流長者未有源大流長而不會於海者源之時用大矣哉肯村汪君某號混源委其姊甥寻族子諸生仲和問其說於寻寻曰君商也混源之義可以言

氣可以言性可以言學於商也奚謂雖然商有商之源商主利累之而後致累之云者自一而十而百千萬以至不可窮而後爲極貨殖傳謂巧者有餘非也豈有十百千萬之累而能盡以巧倖哉又曰廉賈五之或庶幾焉所謂廉非不累也迹則累而其識已超然于累之外而不爲所牽時而有也不自爲巳巧故有而能散時而無也不即爲巳拙故散而又積錢貨之有無多寡毋隨其人之器識而致器識大則有而多器識小則無而寡升而實之以斗斗而實之以釜

不折則覆器小而不能大受也器識者商之源也天所生也吾聞君之爲商也亦自升斗始不十數年而卽能以有餘被三族而三族之生理皆倚君之生理以生生夫自升斗起而卽能有餘旣有餘而又能以其有餘散乎人此非其器識不累于多寡有無之間而錢貨自來也其孰能與于斯天道益謙地道流謙天地之性也旣以爲人已愈有旣以與人已愈多天地之數也消息盈虛之理不惟人不得而與之雖天亦不得而遂之也君之生理吾不能量其所極矣雖

混源之所以有取於君也惜乎君商也而非士也使君而發迹於士則必不以爵祿入其心而惠之及天下也又廣矣豈止三族哉嗟夫懋遷有無何士非商鼓刀魚鹽何商非士君而能不以錢貨累其心則迹商也而實士也達而在上則爲稷爲益窮而在下則爲尚父爲膠鬲君之商可以商待哉

復齋說頌渠濱汪甥七袠

人生天地間性同天地之理形同天地之氣氣有厚薄清濁而人之生也有聖有賢有愚不肖計其品萬

有不同而性無不同所貴乎學者變其不同者而已矣夫變其不同以反之同是之謂復復者作聖之功而學之所以成終者也然以不同之氣求變而同非有剛德不能勝非有不已之功不足以勝昔者文王演易而列復於六十四卦之中復震下坤上上五爻陰陰主晦若人之迷而下一陽生陽主明若迷而悟此復之所自來彖曰復亨剛反言其有剛德也曰反復其道言其有不已之功也有剛德而其功又不已其於復乎何有故又曰利有攸往言人苟有復則不

必論其淺深偏全而無有不利不遠之復尚矣而復之休者亦吉敦復獨復雖不言吉而吉在其中甚則頻之復亦可以免咎蓋取其今日之復而旣往之失不足追也惟迷而不復則凶而其凶也在吾身則有災眚在事則大敗在一生則十年不克征夫言復之剝雖小有復而不遺其愛復也何其長夫言迷之害則隨其迷而有害而害又各逢其極其惡迷也何其甚長於愛復所以示大勸以引其復甚於惡迷所以示大戒以駭其迷復之時義大矣哉予長女倩湶濵

汪甥厚號復齋是月念日壽七袠甥之二甥板橋楊君某荷橋吳君某請予說甥之號以爲是日稱觴之頌吾謂厚天地之磅礴氣也厚者未必清即清矣又未必其不撓于習不滑于欲皆不能無賴於復攷甥以復名齋以補乎厚而終之然甥之性生而厚而甥又飭之以學予觀其動也有儀其言也有章間有一二言見道則又諸老宿所未及是以啓予者予恒誦之以訓予之子姪中庸曰敦厚以崇禮甥其崇禮之厚歟坤厚載物德合無疆甥之壽已根於有生之初

而此特其始萌焉耳其生生者未艾也惜乎予也爲甥舅而有父之義古者父不爲子媒言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之信也予懼予言之不足以信甥而或反爲甥累也

節齋說壽西門汪聘君六袠

禮四德之一四德渾然同體而其間秩然有辨不相參涉者謂之禮所以節乎德而俾其無過不及者也然其體有本有文忠信本也章於身施於四體顯設于日用動靜言默酬酢交際而不可紀者文也人情

趨華而厭樸其始也文一禮也而感物之動則固有徇于欲徂於習惟其情之適而莫之顧雖以周公之聖作則于上而其末流猶不能無僭越侵竊之獘況其他乎故林放問禮之本而夫子答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夫禮本以節爲德而其靡也又賴儉以節儉亦禮也是猶水以靜爲性而其沸也又撲之以水此乃聖人補偏矯枉之政而非得已然非聖人有是不得已之政則水之沸也必枯而文滅質矣禮孰從而存哉

邑西門汪君禮號節齋與予姪吉爲莫逆是月十有

九日壽六十吉請予說君之號以稱觴予初謂君號贅於名既而念夫子答林放之言而度以休之情然後知其號有說休之文於徽爲最靡而市又休之靡市西門又市之靡計其文之勝必不減周末予雖不識君然聞君爲人市於居而野於情言實而行樸與人交久而能敬若然則君已身有節矣林放徒有文勝之傷故夫子以儉教君實有是儉則不可以賣予請因君之壽而進君以天之節天之節人也莫如歲與時至有斬之晷刻不容假者然又有縱之長遂至

于百年或猶過者是豈天之節無節哉節之字從竹竹之節有長有促天之以歲時節人惟視人之德爲伸縮德優矣引之百年不爲長德苟劣擢之夭閼不爲促君今年六十由是而七十八十以至百年或猶過焉皆君之有也君其脩德以延之節可以行之身刑之家貽之子若孫于萬世而不可施之脩德脩德則當引而長之悠遠廣大博厚不可爲限量乃節易曰當位以節中正以通節必通而後短長始不乖其度君能以通持節則節崇君能以通脩德則德廣君

能以崇節廣德祈年則年長請君擇焉

壽山說頌方塘汪徵君九十

洪範五福首言壽尊壽也物之壽者莫如山山之質與天地爲悠久故言壽者必以山尊高壽也然所貴乎山者豈徒以其悠久已哉無所倚而矗立于仭截士含石實而能通燥而不涸靜而有生草木禽獸寶藏興其閒小可以備薪蒸供庭宇榱桷棟楹器物椑榜之用大可以興雲霧致雷雨沛澤于一方故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爲其利大也若徒童豁而無生蟯

巖而不能孕植則亦何取於其山其在人也其怯柔而不能以力振人者乎不然則富而未仁日孳孳然以厚其囊以肥其家不以一毫利天下者乎則亦何取于其壽語曰仁者樂山又曰仁者壽言壽與山而總歸于仁蓋言壽之所重者仁也壽而不能仁非壽也方塘汪翁巖福字義達別號壽山今年八月日壽九十予諸孫雲龍與翁爲姻家又同袍請予一言以爲壽夫以山比壽翁之自頌至矣予請頌翁之所以居壽者以稱翁觴翁早貧有志不以自立經心

年十二而孤而最苦于孤故特取壽山二字以自號以祈于天非其境有是山而翁樂之也意曰天其能與我以永年乎則資財產業我所自有故公之始入商也以纖嗇筋力爲資作力而不以爲勞學事於人而不以爲恥年未三十而生道遂通比四十以往遂擁高資爲巨商治產積居甲於一鄉而翁猶袒褐蔬飲不改其舊日惟以周人之急爲急辟地爲街而繚以垣屋以庇其族作居室作壽山書院作環翠樓以庇其家鄰聚姻連待以舉火者若干家夫人之不可

必於天者二壽與富也人曰翁能以力致富予曰翁之所以致富即翁之所以致壽者也織嗇所以養財亦所以養福筋力所以生財亦所以生精固骨壽以百歲爲期而翁已九十越一日則百歲之域也觀翁所以居壽者則翁之百歲猶升階而盡之耳何假於頌言予長翁一歲而與翁異途予少年蒙先人餘休若不臧於翁既也恃其穫而不求其熟故今但坐守故廬不能展一籌愧翁多矣因含愧而與翁頌

賔泉說

屯川韓生魁子元號賓泉持賓泉詩冊因予姪吉示
予欲予之言之而未敢言也予覽之不覺躍然欲有
言焉凡言泉者多以水水非泉也以水言泉則賓必
非其賓矣夫泉水之初出也既出則爲水爲水則有
渠有澗有壑有江有河潴而爲澤流而爲川鍾而爲
淵小而汪鉅而海皆水也然莫不有沙泥混焉惟夫
泉則出自山下瑩然澄徹其稱若未醨之醪其瀯沸
不已若春山之滃雲須臾而漫山翳野不可壅閼其
清若秋月之懸毫髮可鑒其在人也其清明而未與

物感之初乎韓生而欲賔乎泉則將爲泉主焉主與賔對待吾可以淆淤不明之主而對瑩徹無瑕之賔乎故必能復吾清明之體以無愧斯泉而後可夫泉以靜而清而其濁也恒失之動人之天性亦靜也而感物之後性斯鑿焉是故善治性者不必求之他法乎泉而已矣泉之清以靜吾則主靜以立體泉以動而濁吾則制動以適用主靜則內者不出而此心之理生生而不匱制動則外者不入而此理之生存存而不匹不匱則神明藴焉不匹則天光發焉夫然後

清明之體復而與泉同由是而賓泉則吾之心囿乎泉泉涵乎心心與泉兩無愧負斯其爲賓泉也已不然泉自泉我自我雖日與瀑布淨練相挺立而彼我不相干吾不知其何以賓之也昔者夫子亟稱源泉豈徒賓之益契之也至求其所以稱則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果行始足以制動育德乃所以養靜此正吾夫子法泉之學故古之善賓泉者無如夫子川上之嘆泉在夫子之心矣韓生之治生商也商之藝四民莫雜焉韓生而思賓乎泉是必有見於

夫子洗心之義然徒知夫子洗心之義而不知夫子法泉之學其將何以洗心吾故道夫子之象蒙者示之

東震字說

予館萬安之南洲草堂草堂主人吳子易拜予字其名易之行以東字聯其字予字之曰東震而遂語之曰此後天之次也後天之易主生東生方也於四時爲春由東而南而西而北莫非生也而東爲之首震生卦也於六子爲長由震而巽而離而坤兌乾坎艮

莫非生生也而震爲之首震者乾索於坤一而得乾
獨不生坤獨不成乾一索坤而易之生理於是乎具
是故震之卦爲雷爲健爲剛而下柔爲一陽生於二
陰之下易曰帝出乎震言其體之足以生萬物也曰
天下雷行物與無妄言其性之足以正萬物也曰動
萬物者莫疾乎雷曰雷以動之言其象之足以鼓萬
物也曰震爲専爲大塗言其德之足以育萬物也曰
其究爲健言其才之足以始萬物終萬物也帝以命
之質以生之性以正之象以鼓之德以養之健以終

之而生生之義備矣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震之功也故後天之易首震而屬之東以與其生生之門譬之一家然委其責於長子長子受職而一家之生理順矣震受職而一元之生理順矣此東震之所以字易也子識之子於諸子爲長有震職矣子之得字冠於阼有東位矣今子又當有家之始凡所仰生於子者多且遠矣苟無震之德才之性吾爲子懼矣子勉之易悚然起揖曰易聞先生命震蘇蘇矣矧當其事敢不敬早夜恐懼脩省震

予弱而於鄰以毋怠先生之命

愛軒說

愛之情生於仁仁統四德而爲性然則愛當何如謂其不兼有四德之情可乎是故有愛之仁焉愛而愛也有愛之義焉愛而斷也有愛之禮焉愛而節也有愛之智焉愛而辨也愛而愛者愛之不可解於心純乎愛者也愛而斷者可以愛可以無愛愛而知其惡是也愛而節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愛而有等是也愛而辨者有所愛有所不愛愛而知所擇是也無

所不愛者愛之心也有所不盡愛者愛之施也無是心則愛之體不立而施之不如是則愛之用不行故知有不盡愛之愛而後識愛之義知以不盡愛用愛而後盡愛之道彼徒拘拘於兒女之情以爲愛陋也甚矣渠濱汪公仁夫號愛軒沒之廿年厥子予從姊倩瓊始以其說請於予予猶及見公外和而內明要知所愛者也爲之辭以歸之

傳巖說

名不必同惟其人迹不必同惟其心說之築傳巖也

非有擇也隨其寓焉耳其發迹傳巖也非有賴也會其適焉耳使說而不築傳巖而不發迹傳巖其爲說者固在也故善學說者求諸說之道不善學說者求諸說之迹求諸道則不必是巖而說存求諸迹則雖棲是巖而說遠矣雖然召伯以甘棠存見說於巖而乃因巖以求說謂之善學說者非邪滁陽王君作霖號傳巖謁予爲之說君嘗歌鹿鳴行有說之責是號也豈徒緣諸名蓋將因是以求說曰吾必作說之霖矣遂說之

桐岡說

予友人績溪程君箕斗南號桐岡貢于京覯予於京師之次謂予能言丐予言其號予曰何哉君取所謂桐岡者其取詩卷阿章語乎君曰不然予居有是岡因託焉予不知其他予曰若然則予烏得而知之不得而知之又烏得而言之雖然岡不可知而義可推也其有能外卷阿者乎夫鳳之性非桐不棲而桐生於岡桐岡者天下之所由以棲鳳者也然有其桐而無鳳者常也鳳靈鳥也不世出出則世必治安得郎

桐以求鳳也然無其桐而鳳棲者未之有也賢者之於天下也亦然安有禮未至而賢者寧輕身乎故詩人以鳳比賢者而以桐岡比人君待賢者之禮其言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言桐生而後鳳來禮至而賢者處矣君以桐岡自託非以鳳自期者歟而

國家方以貢爲君桐君去是而羽儀於

天朝也不遠矣君將何所爲以章我

天朝文明之治以無愧斯桐也哉方今

聖天子在上有舜文之德時雍之化上逆天休天下方熙熙然冀一覩來儀鳴岐之盛以爲快君求無愧於斯岡吾請側耳以俟朝陽之鳴而聽其噰噰喈喈也已

山泉說

邑西門汪子澄本靜從事於京與予同舍因識予焉予命其號且曰幸承我名若字予曰子之名字取諸水水靜而後清子之字信承名矣然天下之水孰有得其靜者其止也或行之其行也或激之其聚而廣

也或拂之蕩之淖閼之是故大而河江湖海細而溝瀆行潦滙而澤窊而汪濬而坎[illegible]而波泓而隍皆水也卒未有見其清者何也不得其靜故也求得其靜者其惟山下之泉已乎山靜物也而泉出焉則其清也固宜傳曰山下出泉靜而清也請假傳之義命子以山泉可乎雖然山泉泉初出也寧保其末流之不淆乎夫不能保其末流之不淆則亦何取於其始之清也子也愼毋見其始之清而忽其末流也子也愼毋見其始之清而忽其末流也

蓮塘說

邑西門汪子德明學藤溪子之道於著存道院得識予院之西舍予見其倜儻不群嘗思有以進之一日稱其蓮塘號以請說且曰俊不佞即以此領教予曰蓮蓮也塘塘也予胡爲乎蓮塘說也蓮塘蓮塘也又胡爲乎蓮塘教也雖然吾嘗聞其說而教存其中矣夫古之說蓮者莫如周子周子之說蓮詳矣而最得蓮之美者莫善於中通外直一言夫古之說塘者莫如朱子朱子之說塘詳矣而最得塘之美者莫善於

源頭活水一言夫周子之説蓮表其德也夫朱子之説塘遡其本也必本立而後德斯盛矣必德盛而後本益深矣此蓮之所以有資於塘而塘之所以有資於蓮也此蓮塘之所以有資於吾子也吾子學滕溪子是有志於二子之道也因叙二子之説説之

養吾字説

東關程子銳從學於予問予字予字之曰養吾而遂語之曰人之生也性得天地之理形禀天地之氣天地之理專一而已矣專一則銳故人之性也亦銳天

地之氣直遂而已矣直遂則銳故人之氣也亦銳然天地之專一直遂始終一而已矣而人之銳也狃于習惑于欲乃有發於性質之偏而用壯用罔流于狂躁至理勢所不能勝遂惄然沮喪若羸病然是皆不善養之過也故予以養吾字子正欲子之養吾銳也夫銳養則堅堅則久久則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夫如是則有以復乎天地之正性正氣而百折不挫常伸於萬物之上此作聖之功也吾於子有望矣銳再拜曰銳惟無以自養也以至于是既

承教敢不敬早夜請事於養吾韋先生之無忘吾養

項徵周兄弟字說

溪陽項子維禎從予游禎字徵周并問其二弟維桐維梓之字於予予曰維周之禎予之義取諸詩然則詩又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字維桐曰徵鳳可乎項子曰可書又曰若作梓材字維梓曰徵材可乎項子曰可予曰予兄弟之字皆有徵於詩書之文殆非偶然者矣項子曰韋先生有以教我予曰禎而曰徵周欲其用世也桐而曰徵鳳欲其

擇友也擇而曰微材欲其成德也德必友而後成用必德而後顯予兄弟其慎擇所與以成其德而後有以用於世矣勉之哉項子再拜曰謹承教

君章字說

黃村黃子袍偕予北上因識予謁予爲之字予曰予未識袍之製觀其載于詩載于魯論則袍要古之裼衣衣者身之章也請字袍曰君章可乎然章雖所以字袍而章之義實有切於子子也僥質而少文是其爲袍也非蘊籍之厚而囊以縉裼者乎善爲子計者

因子之敦慤樸茂而裁成之繹之以智慮以別其緒經之以德義以定其制飾之以威儀文詞以煥其賁夫然後闇然日章而天然之袍成被之身也榮於華袞矣此君章之所以字子也不然古之人不耻緼袍顧於子之袍而欲子之章之耶雖然內重而後見外輕人之欲章乎袍者常也子苟不能變其質以自章則必有文繡之願而借章於袍者矣子而借章於袍也吾弗知之矣

以道字會稽俞生相說

道者人所以立身立政之本也凡爲臣者皆以道豈獨相但相以下各有分職不以道其所失者一職而已若相則上而君德之脩否係焉下而民生之休戚關焉中而庶官之則效寄焉調燮元陽經綸萬化相而不以道其所係豈小小哉故爲相之道必以道爲權衡而一毫己私無所與焉然後可書曰論道經邦語曰以道事君古之論相體者率如是會稽俞生相質美而好學將有相之望予愛之字之以道與說云

世華宋封君字號說

榦以生華華以生實然華而不實者有矣其在人也以文滅質者也字世華曰子實以反質也實生於華華生於幹謂華而不本於榦者未之有也其在人也忠信以學禮者也號世華曰榦齋以敦本也本敦而後質反質反而本益敦此華之所以有資於實實之所以有資於華而華實之所以有資於榦內外交相養之義也寅長定與宋十洲先生嘗問其尊文府世華翁之字與號于予予與之字與號又說云

栗齋先生文集卷三終